

诗歌体长篇小说

蓝色的风浪

LAN SE DE FENG LANG

达 丹 /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诗歌体长篇小说

蓝色的风浪

LAN SE DE FENG LANG

达 丹 /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的风浪/达丹编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5

ISBN 978 - 7 - 221 - 08544 - 3

I. 蓝... II. 达...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4476 号

蓝色的风浪

达 丹 著

责任编辑:陈茂荣

封面设计:张 彪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址: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550004

印 刷: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32 开

印 张:9.125

字 数:240 千字

印 数:1 - 1200

ISBN 978 - 7 - 221 - 08544 - 3/I · 1786

定价:20.00 元

风飘飘地斜流在窗外，晚风像女人的柔发，顺着爱流来与去的方向，倾斜了画家的知觉，灯光让躺在地板上的油画，有一种光线与颜色像向日葵花在秋天开放的动感，画家名叫曾凡，1952年出生，在画布的纤维缝里，编织着他的快乐，他的优美，编织着由他熟悉过，走远或者流来，他的爱，他的饥渴和他被描画的情绪推远了的痛感，沿着夜流逝的方向，那饥渴那痛感一天天艳丽起来，由颜色的气孔中，奔流着光明里瞬间怒溅的，挽留他活下来的，优美的灵魂的碎片，调合颜色的松节油，又让他心里的欢快，染上一如隔着淋浴间的毛玻璃上，灯光编织的潮湿透明的，一如鲜花花蕊上的露水，以及花朵被放大了的细部和碎片，在这贵阳远郊的铝城，白云城边上的宿舍里，夜是那样安静，让曾凡描述做那一如死亡样的安静中，画家依旧活着，这似乎是一种居高临下，一如皇帝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尽管，几乎没有任何男人或者女子，会规规矩矩地顺从画家好心或者恶意的安排。

夜，让他想起昔日女友大妹的柔发，在灯的光晕中，似乎有些花朵样清秀的窟窿或是凸起的亮斑，也许，这个世界的凹处恰恰又是它的凸处，光线喝醉酒的时候，甚至男人就是女人，女子就是男士，何丽此刻在客厅里看电视，曾凡不想让何丽知道他怎样往画布上倾泻油彩，曾凡自个描绘的世界，那些仅仅由色素与笔触构成的

画面上，暂时容不下何丽的形影，暂时不会顺从何丽勾勒的情绪，暂时的，曾凡做爱时的快感，只有往昔大妹带来的一切，而何丽长得太矮小，下颌也太长太臃肿，何丽在曾凡身边，曾凡便把握不住作画之时，仿佛做爱一般的情绪与感动，由二十几年前与大妹分手之后，曾凡就仅仅在绘画的惬意与摄影的冲动之中，完成他对爱的记忆，一至完成他渴望一再获取，做爱之际情绪的交流和灵魂的快感，曾凡在画画，他用他身体的灵感，面对他的画面，他的灵魂，他的爱，他的快感与灵魂的模样，在色彩的细部，或许在亮影中，或许在阴柔之处，他尝试着把样样的色素做成灵魂的影子或是伤感的快感，20 年以前，他就是如此让一幅幅油画的色彩，唤起他曾经也是那样灿烂的爱，那其中有他在这世界上，唯一尊重过他多年的女子，大妹她灵魂的关照，那样拉扯着曾凡存活至今的一切。

曾凡独居的套间，是亲妹妹让给他居住，一间卧室，一间画室，一处过厅与一处客厅，最高雅的地方就是何丽此刻独坐的客厅，一套木雕沙发，一个玻璃盖面的条几，32 英寸的电视机，通往客厅外阳台的门边，木雕的缕空的装饰品，也是木雕的如花如叶缕空吊顶的天花板，何丽眼前，曾凡给她的玻璃杯中斟满了饮料，在落地式台灯的柔光中，条几与玻璃杯是那样晶莹，让人只能认定，此地，应该是不会缺少女主人的地点，或者就住着一位不会缺少爱与生命活力的男子，当然，何丽毫不犹豫地把曾凡认做画家，这客厅里晶莹绚丽的一切，还有并非多余的家具和装饰品，坐在沙发上，还有双脚踏上，深红缀蓝色黑色白色花纹与碎点，不大不小，特别干净的化纤地毯，何丽把曾凡认做画家，因为何丽认为曾凡他不会缺少爱与生存的活力，曾凡总是那样让不知疲累的情绪，随时与他身边的光影贴得紧紧的。

何丽是学电脑的，大学毕业生，她在客厅里，看着那由她说来，也没有什么好看的电视，闲得无聊，便关了电视的有线频道，把随身携带的 DVD 光碟在 DVD 影碟机上装好，音乐，一种破碎的情绪

的形影，由电视机的扬声器中，似乎是猫一样媚气地往空气中走来，正好，这深夜，所有的情绪渴望松弛，破碎的情绪的形影，正好帮助僵化的热情，进入松弛之前自我认定的松动，茶几上的饮料，刺激着何丽的舌根，音乐把几乎透明的一切切割得细细碎碎，连唇腔里的唾液，也切割得尽量细碎，似乎，一种生存在泡沫中的感觉，便是所有抒情的因子，破碎的时间，透明的破碎的环境，让一瞬晶莹暗淡的夜，由于心情与灵魂的揉搓，晶莹一如泡沫，也许，此刻抒情的想象更干净，更透明，更有泡沫表面，那样把世界做成复杂的薄膜之上倒映的碎彩，那薄膜还在不断地生成，又破灭，几乎，让何丽想起曾凡的油画、音乐、灵魂，还有随夜而临的情感。

当何丽饮完第一杯饮料，曾凡由画室里过来了一刻，把堆在茶几下的冰糖广柑，递到何丽手中，又用一把水果刀，把广柑切成四瓣，让何丽吃下去，自个也吃了一点，曾凡说，夜深深了，呆在家里不睡觉，没有足够多的营养，易于头闷头晕，易于迷惑，何丽吃了大半个广柑之后，觉得很甜，广柑的果汁让何丽头顶紧张的头皮在一阵爽爽的血流中，舒软过来，这时候，何丽发觉自个抛弃了可能算是迟钝的体会，眼皮沉重的知觉，也轻松地由于深甜的广柑汁流淌在体内，而舒畅的血流，做得重新的柔软和清爽，仅仅的，摆在何丽眼前的客厅，只有一种固态的优美，伴着 DVD 光碟倒映的音乐与画面，所有的舞蹈和音乐，却让人想起风雨中一瞬掠过的雷声与闪电。

这是冬天的夜晚，曾凡用已经绷好了画布的木框，挡住由洗手间破损的毛玻璃之间透进室内的寒风，让这没有空调的房间里尽量地远离冻得僵脚的感觉，一炉煤火，曾凡料理得格外炽旺，蜂窝煤很便宜，曾凡便让那火炉子尽量熊熊烈烈，炉上一壶开水，正在吟唱一支尖细委婉的，音阶里有许多窟窿的振奋或者低沉的曲子，但是，何丽不擅长编织这个时代的情歌，房间里没有吉它，于是夜编织的歌谣便呈现许多声嘶力竭之余的碎片，甚至远离曾凡作画

时的感觉,何丽却对冬夜的安静,努力地品味着,由于灯光而流进何丽眼里的夜,过于笨拙的影子却在何丽身后的墙上,留下她的其实很一般的变形了的头部和肩膀,何丽那样曾经地把自身的单调构成的困惑,在大学的课堂上也没有办法弄个明白,何丽知道,在她身边,没有崇拜她的男子与女人,曾凡说他甚至崇拜何丽的生存方式,何丽知道那只是曾凡对她的欺骗,曾凡甚至不让何丽观看曾凡作画的举动,何丽更觉得曾凡的虚情,可是,在曾凡身边,要曾凡听从何丽的意见,暂时也没有那样的,于何丽看来属于爱的亮点。

毕竟,何丽尊重曾凡的一切选择,在自个的电脑上,做起了曾凡的油画为内容的网站,何丽因为曾凡的油画,原谅了曾凡的愚蠢,也原谅了曾凡的才智,她知道,把自个的心思与灵魂用于美的构造,起码可以获取快乐,起码也是一种真诚,何况,曾凡给何丽带来了那许多,让何丽第一次体会到自尊的存在,那些在可亲的景色中,何丽独自的彩色照片。

音乐让人知觉模糊,画面让人心思碎裂的时刻,曾凡端来一盆洗脚水,让何丽洗了脚,去卧室里睡眠,曾凡说自个可以睡在客厅里的沙发上,说何丽不必熬夜了,DVD光碟机播送的音乐与画面,可以不必关上,可何丽说,听着音乐她睡不踏实,于是,DVD光碟机在渲染了一份烈酒带来的醉意之后,安静了,没有音乐,也没有电视机上醉醺醺的画面,夜,静得可以听见曾凡在画室中,油画笔接触画布纤维,那些摩擦着夜的灵魂,很轻微的一如肥皂泡沫破裂之际的声音。

墙上壁钟像一位第三者观看着这一切,这冬夜,壁钟描写着时间的尺度,观看这屋里一对恋人怎样互相投入的交流,听着音乐与人语,把曾凡想象做长着画笔样的双脚,用双脚或者是指纹作画的怪人,而何丽由墙上壁钟看来,似乎长着一张DVD光碟样的脸蛋,用她的眉眼送来一段音乐或者电视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墙上壁钟也许拥有鹦鹉样的智商,用秒针走动的金属音,不停地重复

着一个音节叙述的，这屋里总是快乐的人影，永远的只有一个音节，表达着壁钟倾心的情感，曾凡是主人，一年两年，他就会换一两次电池，让壁钟永远地叙说，让壁钟的感叹，做了渴望成为生命的见识，当然，我们知道，壁钟是此地最愚蠢也最明智的一员，壁钟总是精确地提醒所有昼夜之中波动的时间，进入人体生存的流光中每一瞬的暗痕或者亮点，进入人体情绪编织的恨恨爱爱的颜色。

曾凡，已经 52 岁的曾凡，往无知的画布上描绘着染透了情绪的色彩，制造优美也是一种快乐，越过肉体与景物的框架组织灵魂的形影，越过诗歌与音乐的感动用色彩编织抒情的快意，用快意的笔触挽留多情的丽色，而优美正是他赖以生存的情调，这情调支持着他求生的举动，像梦一样说不出形影，却有它的情绪与感觉，像梦一样天真而且遥远，像梦一样琐细而且潮湿，像梦一样闷热，像梦一样恐怖，像梦一样寒凉，像梦一样拥有歌声、音乐，拥有嫩辣椒在火炉上爆响的声音，而生存与渴望便无拘无束，就像画面上的气孔，就像来自未来的光子，就像一束绒花留在画布上纤细的茸末，就像时间的空朗或者粘滞的振荡，优美，把这一切稀罕的情调，串接，让属于过去或者属于明天的快感，清朗或者深邃地在画布上呼吸、挣扎，最终静歇下来。

曾凡并非经常绘画，一幅画的成本少不了四五十元，曾凡一月六七百元的收入，经不起太多的折腾，他总是在非画不可的冲动落实之后，才会使用他的画笔，他，看见了自个的情绪看见了自个的灵魂，看见了自个的欢悦，也才开始组织自个不得不画的画面，只有少数较曾凡体面的女画家，把曾凡的画，挽留在自个的画室，还没有一幅曾凡的油画，让商人们购买，可是，曾凡投入在画布前的精力，确实罕见，绘画，几乎是他生命的某一份感动、渴望与快感，像流溪与水瀑，像晶莹的葡萄，像他的自尊心，决不让其他朋友看白了他的冲动，看白了他实在难于由人读懂的安静或者喧嚣的优美，他的痛苦，他的优美的苦难以及他被岁月的投石击碎的心澜。

卧室里，何丽像夜一样轻巧地入睡了，曾凡把画布上最优美的裂痕与空白用他灵魂的知觉，选取了细腻干净的颜色做了滋润，在欢乐的快感变得悦目之后，洗净了画笔，调色板上只剩下不多的喝醉了的颜料，在兴奋如酒的情绪中，他把钉上木框的画布放置好，用帚帕擦净了画室、客厅和过厅，把蜂窝煤添进火炉，把火压好，关上炉盖，把脚洗净，在客厅的沙发上，搭上一床早就准备好的棉被，夜一样轻松地入眠，熄灯以后，墙上壁钟还在嘀嘀答答地描述着这一切，不过，壁钟此刻描述的是真正的夜，安静而且真正轻巧的睡眠，曾凡和何丽各自闭好的双眼。

1

三十几年前，曾凡刚刚成为少年的日子，“文革”中，他刚刚学习绘画，学习身体的锻炼，一如花蕾初绽的日子，一种快感，一种挣扎不动，仿佛由内裤或者由被褥带来的快感，纠缠着他总之无法摆脱自恋的体会，曾凡他厌恶着这一切一如让脑筋散架，让人无法入睡的体会，他开始感到那是一种疾病，一种让自个的心理无法拥有智慧的幻觉，在1971年初，他19岁的日子，由于母亲的劝说，去了那处高高山上的旧教堂改建的精神病院，当然，由于他不属于反对“文革”的重型精神病员，家庭又专门关照了病院的医生，让他在病院中少吃了许多苦头，属于他的天空，虽然在那些日子里，由于院墙门窗的遮掩，失去了环绕一周的地平线，还是有蓝天白云，院墙外高处的森林，以及不知在那曾经的教堂内外，存活了多少年的古银杏树古松柏，以及古老的棕榈树，院内当时的泥地上纤柔的野花草，安慰他那颗由于摆不脱的幻觉快感，而自卑与破损的心灵，那一年，在曾凡的眼里看来，绿叶便特别的灵秀，那一年绿叶特别

地绿醉双眼。

曾凡并非高大,虽然从小就是校园内足球队的主力队员,参加过小学和中学校队之间的比赛,他不是那类喜爱以强凌弱的男子,他爱安静地沉思、绘画,让他安静的个性,得到一份释放优美与思考的空间,由人群中走过,曾凡是不太起眼的一颗铜豆子,在其他由油漆修饰过来的艳丽得多,铜豆子样的人影中,很难独独地把曾凡辨认出来。

当母亲领曾凡办理了住院手续,精神病院的铁皮木门在身边关闭以后,母亲在曾凡的床位上坐了一刻,给曾凡留下些钱和粮票,让院内保管病人财物的一位清醒病人保存了曾凡的糕点,又把一些换洗的内衣内裤交给曾凡,病房内的医生护士便把曾凡的母亲打发走,曾凡想起母亲的身影被铁皮木门掩去的一瞬,至今都有一份特别凄凉的感受,那伤感,仿佛让人永远地低人三分,锥心彻骨,那是一种被虐待的苦难和辛酸。

母亲走后,这庭院内便只有不再干净的风纹,空气中有一种仿佛腐尸腐肉散发的臭味,漫开让人窒息令人恐怖的压抑的酸苦,在护士值班室里,医生护士褪去了曾凡的皮带和鞋带,把曾凡几乎是扒得一千二净,光着上身和双脚,医护人员很不友好地掠走了曾凡携带的一切,被疑为可以自杀和可以杀人的东西,把曾凡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和家庭钥匙做了登记以后,强制做了保管,曾凡没有反抗,当医生护士拿走了曾凡口袋里的钱和粮票和家门钥匙,曾凡只说了一句,要替我好好保存哟。医生护士说曾凡还会说话,且保证,这病院不会弄丢任何病员的东西,曾凡相信了他们的言语,却要不回自个的皮带与鞋带,当然,把衣裤鞋子重新穿著停当,曾凡有了一种陌生的,失去自由,任人虐待的酸涩感。

从此,曾凡就不得不面对病员中多数人一如盗贼或者乞丐的眼睛,那种眼睛里的世界与曾凡是同样平等,至少,医生护士们把那种目光和身形一如盗贼和乞丐的病人,做得与曾凡一样平等,好

在曾凡从不认为应该欺辱或者过于同情乞丐与盗贼，现在，他们一起都有个好听却难于忍受的名称，那就是精神病人。

曾凡穿著的大裤脚外裤过于宽松，于是，护士们给了他一小截裤带子，让曾凡把裤子前面穿皮带用的布扣带串在小裤带上拉紧，裤子便不会滑落，曾凡试了一下，也就习惯了。

由于当时的精神病院对特殊病情的病员滥用电刺激，那些特殊病员的内心便塞进了一如小说《红岩》描述的，革命烈士一样的情绪，曾凡不是特殊病员，他不会被扭送电疗室，也不必接触大剂量药剂，曾凡是安静的，吃了药，也没有高唱革命歌曲以疏泄内心情感，和不得安宁走来走去，甚至不能静坐静躺，心慌不宁，沾染药物制造的，医生称为震颤麻痹的小脑内错乱的知觉。读不懂盗贼或是乞丐的情感，也许只是小事一桩，可读不懂那些其实是因为不满“文革”，而被强制送来此地的特殊病员的情感，曾凡却有一份惭愧与羞耻，特殊病员大多是女病员，她们热情奔放，不停地呼唤着要工作、要学习、不要残暴、不要用刺激，偶尔的，女病员中的特殊病员还会痛骂林彪与江青，而男病员中的特殊病员，却很少流露自己的真情，似乎总是动员其他病员凑齐些洗衣粉和肥皂，让实在肮脏的病员们脱下衣裤，帮着他们洗衣物，且认真地像雷锋一样做好事，让其他病员吃好穿暖，只是有人对他们反映，这庭院内做下流事情或者乱偷乱抢的病员，那样损害他人利益，却不会被医生惩罚处理的时候，那些特殊病员便会像愤怒的狮子一样制服那些下流病员，让摧残人灵的庭院有一份不可摧残的人格格调，他们对院方提出合理意见的时候，那些好心肠的男病员们，似乎有天使一样的表情，有革命烈士的眼睛。

高高山上，就在大森林边缘的精神病院，空气却令人困惑地龌龊，当然，几乎每一天傍晚之际，医生护士们会把易于管理的病员带到院外，在一处由红卫兵们洗劫一空，却不会倒塌的洗心亭边，那处空地上和缓坡跟前，让野草野花与特别新鲜的空气，与病员们

自由地接触，在棘刺丛的边缘，那里有几丛一年四季常开的金银花，在棘刺丛中，也有经常蔓生的野刺苔，曾凡有时候也会像其他病员，咀嚼那些金银花和剥了皮的野刺苔，在那里，远处可见的贵阳，似乎让归家的醉意浅染在心底，金银花和嫩嫩的野刺苔以一种清新的清脑的形态，让所有的人体会歌声里极端的热情，只要病人们感知正常，热血中便有一种烈士灵魂渲染过来的勇气。

爱情，在曾凡入院以后很好的睡眠中，花卉一般复活，如幻纠缠的快感离远之后，爱情像一本精彩的画册，像一本蓝天上的情书，没有过于自恋的污点，钟情的心态，重新像悠扬的歌，在风纹里隐约，在少年开朗的情感中，自卑的体会再不会永远以玷污自个的方式，让流泉洗不尽悲哀。

在吞食这庭院中最初一顿午餐之前，曾凡还以为要忍受饥饿的摧残，当病友们排起队，由病院内的清醒病员配给一餐便饭的时刻，医生提醒曾凡，准备好病室里其他病员不用的铝钵与筷子，直接去厨房的小窗口前，去打饭菜，曾凡拿上了其他病员不用的餐具，在厨房窗口前洗衣台上的水管跟前，洗了又洗，直到自个满意了那干净的餐具，排在其他病员身后，只等了一时片刻，一份数量丰盛的红烧肉，一钵白花花的米饭，让曾凡有了一种陌生的，在辛酸的压抑的体会中，由食管到咽喉，特别隽美的佳肴结构的自足感，想家的时候，这丰盛的午餐，让远却辛酸的柔肠深处，母亲的目光宽远地闪亮，让灵魂在食管中停留，让所有的舒适可以灌注在血液中，让一份晕眩变得渐渐清晰，让蛇一样只能盘曲的知觉，人一样站立起来，放弃所有的恶心，在阳光下在蓝天的顶端去接触风波里远走高飞的痛快，曾凡于此，放软了畏惧与胆怯，有了人的体会，仿佛捆缚心灵的粗绳子，自然就脱离了身边，不会任由其他人再次把曾凡捆紧之后又推进深渊。

药疗，适当的药疗，让一种轻浅的头晕的体会，安排着曾凡的肢体终于又能体会爱的单纯和深沉，一种用刀片把如幻的甩不脱

的野俗的被玷污的感觉，切得茸茸碎碎，由洗澡水洗净的滋味，让曾凡重新认识着自我，有一种健康的情绪容忍了他的热情与冷静，有一种看穿了红尘，却又与苦难无关的爱意，让他心目中的世界，可以接受那爱恋深处的碎片，每一份爱的碎片都是那么晶莹，与肮脏的，钻心的淫荡无关，智慧在良好的睡眠中，像重新发育的幼芽，一觉睡来，又远离一份愚昧，曾经特别让他害怕的，少女热情而又羞怯的眼睛，如今让他看做了青春的动力，让身心虚弱智力呆滞的快感，一如雨后的空气，重新清丽透明，高挺的少女的胸脯不再像恶梦，摧残他的性与情感，而毒雾样的往日那样令人担心，在糜烂在生锈的世界，如今一如金子样的光辉，一如钻石的晶莹，由这庭院中被削去一截的蓝色天幕上，柔软了所有的情绪，让他重新热爱的风景像他心灵的形态，不再躲避所有的优美，黑暗的阴影中，智慧重新是暗影中的篝火，丑陋的潜意识，魔鬼一样的饥渴，由清晨的露珠，由清晨的微风，由单纯而且诚实的风景，挤出他此时由晕眩中重新肯定的热情的胸怀，每一寸与丑陋对立的风景的碎片，都是一份纯情与优美，每一寸魔鬼般的幻影，都由他重新如火的情怀冶炼做了高雅的黄金，所有的恶劣将与他脱离得干干脆脆，庭院中，让人窒息的齷齪的空气，只是让他与往昔那样与骚情有关的幻觉断绝，与那些恶劣的快感对立，在所有的晕眩中沉淀出真实的清醒，让样样的恶心终不会恶心的是自个的心情，终不会恶心自个的身体，他开始冷静地观察，可能只属于少数病人天使般的眼睛，让他破碎的意识直面那眼睛的亮影。

有一位女病人名叫苏蕊，总是在远处盯牢了曾凡的眼睛，她每天都要在这庭院的泥土上，在野草与野花之间飞快地兜着圈子行走许久，经过她挑剔的眼睛分析以后，她终于来到曾凡身边，她说她相信曾凡非常热情。她说她可以让曾凡看到她内衣里的表情，她说她是犹太人，她的母亲结婚时洗的是牛奶澡，她说看到她所有的表情也不等于与她结婚，而且她说她如果不能结婚，也不能洗因

为结婚而洗的牛奶澡，她就会被逐出家庭。曾凡说她穿上衣裤的表情就很动人，结婚也不是感情一时冲动的东西。于是苏蕊提起她的母亲，那母亲家她的犹太外公在旧社会非常有钱，她说她们拥有许多灵药，她说她说到这些的时候曾凡的眼睛并没有感动的表情，她说她为了贞洁得罪了太多的男人，她说她将注定不会享受晚婚，她说如果曾凡爱上她，她结婚也不一定洗牛奶澡，她说她在贵阳接触过许多走黑道的人，她说她为了贞洁去打架，她杀伤过想要霸占她的男人，她的朋友都说她天生豪爽，她说她与曾凡如果相好，可以去外地安家，她说安家不一定是结婚，可是去外地安家，她的过去可以一笔勾销，可以永不再来。而曾凡说他并不热爱金钱。苏蕊又重提老话，说曾凡可以看到她内衣里的表情，她内衣里的表情才是她自己，而穿上衣裤的她早已衰老了，没有人看得起她穿上衣裤的表情。而曾凡说她并不老，说她不能仅仅生存在一种表情里。而苏蕊扭头而去，用她的机智，回避着曾凡可以接近她的，专门为她走去的双脚，从此，她把在这庭院中的位置始终摆在似乎永远与曾凡成对角线拉开的距离之外，她不再与任何的男人交谈，让曾凡也许觉得苏蕊她确实单纯，又特别狂热，特别多情。

几天之后，当曾凡与某位男病友交谈的时候，苏蕊突然在曾凡身后说了一句：所有的人都要死！曾凡熟悉那是苏蕊的声音，回头对正在走远，却回头观望他的苏蕊点了点头，苏蕊却留下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言语，似乎是说给所有的人听：我不要洗牛奶澡，不再要洗牛奶澡。于是，曾凡在这庭院里，又只能在对角线的远端看见苏蕊的身影，看见她不断偷看曾凡的眼睛，而曾凡一走近她，她就像惊飞的鸟飞去庭院的远端，曾凡猜不透苏蕊那些古怪的言语，是怎样的情绪让她做得如此神秘。

毕竟我们于这世上，只捡拾得样样一如碎片的東西，情绪的碎片，画面的碎片，语言的碎片，这个世界真实的面目全都由碎片组成。

你可以看到我内衣里的表情，我为贞洁杀过人。苏蕊语言的碎片似乎说明了她疯狂而又不知疲倦的经历，可是，贞洁的碎片如果因为婚姻而成为一种完美，那样生动单纯的情绪在空气中将会无孔不入，曾凡有了一些畏惧与感动，他明了，所有的人都将在碎片中度过一生，只有幻影才会连成一片，只有幻影才会消逝在微细的一点，他明了，在这世上，捡拾怎样的碎片，组织自个的思考，将决定自个一生无论雅无论俗气的一切，白天与黑夜，苏醒与睡眠，早已把灵魂也扯碎成破碎又破碎的碎片，如果灵魂不能以碎片的形式继续生存，人的一生将经不起任何的波折，也许，生命是由水与空气与矿物土壤的碎片中诞生，一诞生，就坚持着那碎片的灵性，把所有的碎片做成自个碎片样的知觉，曾凡听过上电疗的病友的诉说，忍受电疗就像忍受狮子的利爪对头皮头骨以及对颅内脑组织的撕扯，甚至像忍受不停爆炸又波摇的脑组织本身的毁灭，灵魂在上电疗的一刻，当然碎裂当然像炸药爆炸之时炸药的知觉，如果你不能在灵魂被撕碎被引爆的知觉中找回你自己，你就永远地失去了了解万物的能力，你会做出痛苦悲凉的一切，像你与异性迫不及待地做爱，好端端的年轻人，实际像制造罪恶的载体，并且你迫不及待地做出罪恶的一切，过于优美的病态只是让你实际上迫不及待操作那样的劣行，那时候，流泪的比流血的更清醒些，如果没有流泪的冲动，文雅与智慧便与你离得很远，善良再不会感动你的灵魂，因为你破碎的灵魂中失去了自己，什么都可以失去，你却不能失去了自己，又有善良的一生。

听过这类上过电疗的病友真心的倾诉，曾凡明白，他可能永远也不能理解他们的好心肠，他没有上过电疗，而药疗仅仅是把曾凡的灵魂夯实捶紧，让他的灵意尽量紧缩，而不是让他的灵魂有关的灵肉被引爆，被扯碎，可，就即令让曾凡的灵魂一层层紧缩，头闷与晕眩还是让他的想象失去了开阔的空间。

曾凡的想象愈像隔着一层橡皮囊与他交流，他明白想象本身

本不属于他天然自我，想象似乎是超越现实与情绪的，与本体与自我的感觉作了对照的追求，可是在曾凡紧缩的灵魂深处，所有的感觉难于飞跃，想象便回到条件反射的低级处境中去，没有感觉的飞跃，曾凡的想象只能让不停变化的感知去充实，可是，这庭院里的一切是那样呆板与让人畏惧，每天都有放声歌唱的病友，用歌声软化僵硬的情绪，用歌声的碎片和歌声里的快感，软化自个呆板固滞的心境，歌声里才有疯子的爱情，而爱情本身就那样干净文雅，且又是让人倾心的苦难，唱歌的病友，因为倾吐爱的苦难，单纯高雅的歌声，爱上了体内紧缩或者破碎爆炸的灵魂。一如重创心灵的苦难，由于高雅单纯或者幽默天真的歌唱，做好了甜心的感觉，那热情的恋歌，让可怕的苦难变得可以接受，可以甜甜入口入腹，歌声里，甜心的爱，如酒醉人的感觉，让早已同苦难形影不离的他们，不至于因为清醒地深入在苦难中，厌恶这人世，厌恶他们艰难的一生，歌声里有病痛之际的叹息声，有甜心的迷醉的痛苦，有催泪的快感，有制服骚动与痛楚的意境，安慰着他们总之怀揣着爱与刚强去迎面，那催促死亡的，幽灵样无处不在，让人贬低，由往事扭曲，与可能的成功背离而去，让他们屈服至深，由社会强加的刺激，有一份沉醉，病员们便不会一睡不醒。

曾凡不曾像以往那样酣酣入睡过来，那样服药以后，躺上小床，曾凡的知觉便会舒适地自动地紧缩，直到浅淡得如有似无，世界在感觉中完全消逝以后，他便睡熟了，他想了解苏蕊往昔的经历，但是苏蕊并非给过他这样的机会，苏蕊的眼睛一如流水中水草的碎片，不停地在流水中波摇转侧，庭院中有了一株水草，这样的感觉让曾凡想入非非，晕眩的体会常常在想象的空间里紧缩或者通往远方，因为想象连接了优美的风景，想象中有优美的生命，晕眩的体会便会生动起来，似乎优美的想象让曾凡喝醉了，醉倒在自个的想象中，他开始欣赏样样柔媚的碎片，把他的已经复员的精力投入到环境的碎片中，甚至，他可以把自个的身子当作可以透气的

风箱，他觉得他的皮肤像纱窗一样可以让空气流进体内，而体内的空气也可以轻易地流往身边最动人的一隅，他因为他皮肤的奇妙的体会，在封闭的庭院里获取想象本身的自由，甚至，他觉得阳光像流动的风波穿过他的肢体，院内棕榈树宽阔的绿叶本身，就是他曾经拥有的不停流动溪水的碎影，时间缓缓地推移，曾凡捡拾着光子那样细微，来自太阳的碎片，像在流溪畔捡拾鹅卵石片那样耐心。

时间在曾凡体内流动的时刻，并非掀起滔天的痛楚，甚至远离了纠纷远离了慌乱，时间在他体内是安静的，像无言的空气流动着，安静，让他可以单纯到底，安静，让他理顺了所有的心语，让他可以本着客观的态度，描述庭院里其实喧嚷着的歌声和人语，置身在漩涡之外，置身在冲突之外，偶尔的头闷晕眩，偶尔的恋家的情绪，偶尔揪心的寂寞，都不能让他怀揣着一腔沉重的感觉，他行走在痛苦的边缘，忍受着轻轻的痛感，他属于少数的，在这庭院中灵魂不曾破碎，灵性渐渐恢复，与人无争的病员。母亲总是每周都给他带来换洗的衣服，又把他身上染上臭味的衣服带走，等到母亲第三次看望曾凡的那天，曾凡说他的病已经完全好了。母亲说病院真能治好曾凡的病，那就多住几天。曾凡说也就只能再住几天，就只几天哟，在这里没有自由，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曾凡他早都想家想得好苦。母亲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过几天一定接曾凡回家。于是曾凡与母亲再次告别，母亲一走，铁皮木门又重新关上，那是一种不好的刺激，这一次又让曾凡的心悬空了，仿佛离他而去。

母亲一走，曾凡就把自个不久就可出院的喜事告诉了相好的病友，可病友们决不相信，他们说一般的病员，无论病重病轻，在这里起码得呆上三个月，才有自由的日子，曾凡是相信母亲的孩子，不再与病友们争辩。当病房里安静下来，一位病友说苏蕊的男朋友也到病院里来了，问曾凡想不想见见他，病友们说，苏蕊的眼睛